



# 赋乐以能

文 / 温占满



1

1\_公元前306年，视“快乐为幸福生活的起点和目标”的哲学家伊壁鸠鲁，就开始谋求快乐的方法。

而至今日，“快乐是何以可能？”仍然是一道很吃力的哲学命题。

公元前306年，一位体质虚弱，常年多病的中年人在自己住宅的花园里开办学校，传授当时古希腊话语中不曾浮出水面的话题，快乐。这位只靠面包和水为生，却视“快乐为幸福生活的起点和目标”的哲学家叫伊壁鸠鲁。按照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伊壁鸠鲁算得上一位心理医生，他致力于帮助弟子们解读他们自己弄不清楚的痛苦和欲望的脉搏，从而免于制定错误的谋求快乐的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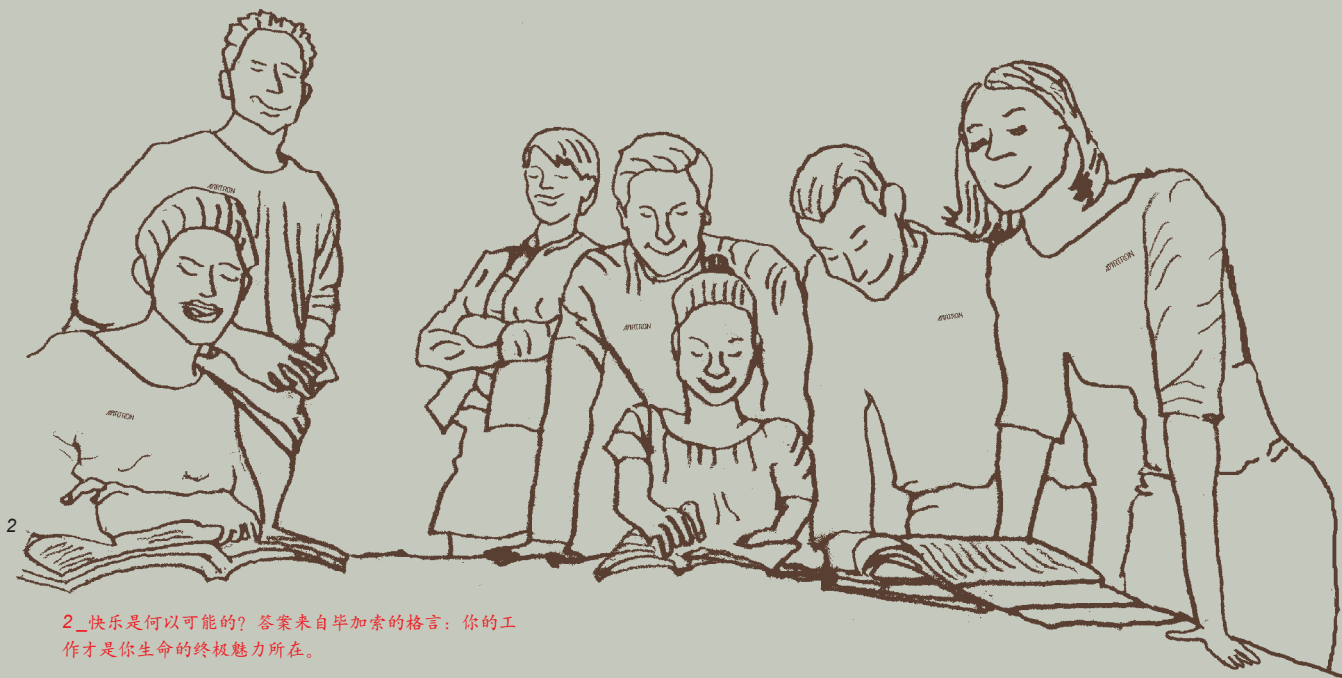
自伊壁鸠鲁而下，两千多年来，人类运用理性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是外物的宽裕和内心的快乐之间并不成严格的正比关系。更何况，一向节衣缩食的伊壁鸠鲁从来不把贫富作为衡量快乐的尺度，他甚至说，以天然的人生目标来衡量，贫穷就是巨大的财富，而无限财富是巨大的贫穷。实际上，法兰克福学派的创立者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等人已经指出，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的扩张和工具理性对私人生活的侵入，大

大加速了人类的异化。当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变成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笔下那种高度程式化的科层体系，当我们生命中至关宝贵的时光用于朝九晚五的工作，我们往往沉沦于职业的漩涡之中不能自拔，还哪有闲情雅兴奢谈快乐呢？

我们忙碌于永无止息的会议、出差、报告和请示之中，应付着领导不断提出的目标和客户永无止境的要求，扮演好岗位的角色不容易，在岗位上体验到工作的乐趣更不容易。伊壁鸠鲁所开创的“快乐”这个在希腊文明扩张时期尚未引起主流哲学重视的命题，在今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大众娱乐、休闲旅游、心理治疗……一切与快乐有关的服务机构纷至沓来，缓解也强化着现代人的“身体之痛苦和灵魂之纷扰”。

于是我们不禁追问，快乐是何以可能的？

答案来自毕加索的格言：你的工作



2\_快乐是何以可能的？答案来自毕加索的格言：你的工作才是你生命的终极魅力所在。

才是你生命的终极魅力所在。一天二十四个小时，八小时用于睡觉，八小时用于上班，留给我们的私人时间，只剩下八小时，还要减去上、下班和吃饭的时间。诚如上文提到的，现代理性组织程式化的科层体系已经越来越多地侵入了私人生活，工作的快乐代表着三分之一的人生快乐，我们没有理由在职场上愁眉不展，并把这种情绪带回家，带给亲人和朋友。或许这些道理我们心知肚明，却常常力不从心，难以改善来自工作的烦恼，我们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也没有为我们提供理想的快乐方案，于是在工作面前，我们既缺乏对快乐的向往也缺乏达致快乐的能力。所以我们说快乐是一种能力，“赋乐以能”是我们职业生涯中非常重要的快乐解决方案。

我们赋予快乐的第一种能力有赖于专业精神之形成，它意味着我们不可替代的价值，创造性的劳动和承受工作压力的耐性。不仅如此，它还意味着我们

应对工作场所与起居环境分离以及工作与生活脱节等现代组织空间结构转型时所报有的态度和情感。

我们赋予快乐的第二种能力有赖于职业习惯之培养，我们不妨称之为“把信送给加西亚”的能力。缺乏职业习惯的人事实上是不能独当一面的，当上司委托他采购一部电脑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配备给他多少钱，然后要问，买一台什么牌子的电脑，多大英寸，到哪儿，和谁一起去，派不派车……到最后终于买了，还忘记了开发票。他这样操作下来，实际上几乎没有为上司分担多少工作。而那些能够“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往往提出多种采购方案以及自己对这些方案的评估，上司所要做的仅仅是最终敲定他所收集的备选方案。

我们赋予快乐的第三种能力有赖于学习型人才之塑造，《易》云：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我们接受过系统的大学教育，这为我们的职业生涯储备了

普遍认可的智力资源，对很多人来说，这还对他们当下这份工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我们还要储备更多的智力和能力，把手头这份工作做好，达到令自己和组织满意的程度。我们更需要发挥前瞻性的思维方式，为我们突破可预知未来的发展瓶颈储备必要能力。

现在我们依然回到伊壁鸠鲁的快乐伦理学命题：快乐是生活的目的，是天生的最高的善。赋乐以能，不仅是我们自我实现的必要路径，而且是我们专业精神之形成、职业习惯之培养、学习型人才之塑造过程中的善因产生的善果。